

屋顶上的秋

□杨丽丽

乡下的秋，是从屋顶开始铺展的。一场雨过后，天忽然就高了，风里带着熟透的玉米香，飘进每一户敞开的院门。秋收刚过，庄户人就把手里的收成往屋顶搬——玉米棒子、红辣椒、金黄的糜子，还有切得匀净的土豆片，像给黑瓦屋顶披了件花衣裳，连房檐垂落的蛛网，都沾着几粒金黄的玉米，成了秋儿的装饰。

我家的屋顶是老土瓦的，经年累月被雨水冲刷，瓦缝里长出狗尾巴草，也落过麻雀的羽毛。每年这时节，父亲总踩着木梯上去，先把瓦上的枯枝败叶扫干净，再在房脊两边搭起木架，把玉米棒子一串串挂上去。玉米叶还带着新鲜的绿，玉米棒子挂在架子上像一串串金色的炮仗，风一吹，摇摇晃晃，像是秋在说话。

母亲爱把红辣椒晒在屋顶的东南角，那里日照最长。她踩着木梯，把一串串红得发亮的辣椒挂在瓦上，像燃起的小火苗。有时我也跟着上去，蹲在屋顶边缘，看辣椒在风里晃，阳光照在上面，连我的指尖都染了点红。母亲说，辣椒要晒到皮发皱，摸起来硬邦邦的，冬天做菜才香。

最有趣的是晒土豆片。母亲把土豆切成薄片，泡在清水里，淘去淀粉，捞出来控干水，再端到屋顶上。我也跟着上去，蹲在竹席边，看母亲把土豆片一片挨着一片摆开，不留一点空隙。阳光照在湿乎乎的土豆片上，泛着淡淡的白，像给竹席铺了层薄雪。

糜子要摊在另一张竹席上晒，薄薄一层，母亲用木耙把糜子耙得匀匀的，阳光落在上面，糜子泛着光，风一吹，还会飘起细碎的糠，落在我仰起的脸上，痒痒的。有时麻雀会来啄糜子，也会到土豆片上面啄几口，母亲就扎了个稻草人，穿件父亲的旧蓝布衫，戴一顶草帽，立在屋顶中央。稻草人不说话，却把麻雀唬得不敢靠近，只有胆大的鸽子，会落在玉米架旁，啄食掉在瓦上的玉米粒，吃完了，扑棱着翅膀飞走，留下几片羽毛，落在红辣椒上。

屋顶上的秋，是会变模样的。刚搬上去的玉米是青黄的，晒上三五天，绿秆就枯了，玉米粒开始发亮，像撒了一层碎金；土豆片更明显，刚摆上去时水灵灵的，晒到第二天，边缘就开始发卷，颜色也从白慢慢变成浅黄，摸起来有点干硬。母亲每天都要上去翻两遍土豆片，把粘连的土豆片分开，再把竹席边缘的挪到中间，那里晒得更透。风一吹，竹席上的土豆片轻轻晃，偶尔有一两片被吹落到瓦上，母亲赶紧捡起来，吹掉上面的灰，放回竹席上，母亲说“一片都不能浪费，都是地里长出来的”。

傍晚的时候，屋顶上的秋最是好看。夕阳把云彩染成橘红，照在玉米棒子上，连瓦缝里的阴影都带着暖黄；土豆片在夕阳下泛着浅金，像给竹席镶了边。父亲从梯子上下来，肩上搭着晒软的糜子秆，母亲则把半干的土豆片拢到竹席一角，用布盖好，夜里下露水土，怕打湿了。辣椒串还挂在那里，在暮色里像一串红灯笼。我坐在屋顶上不想下来，看远处炊烟袅袅，倦鸟归巢，风里的玉米香混着淡淡的土豆香。

乡下的人不常说“晒秋”，只说“把秋存起来”。屋顶上晒的不只是玉米、辣椒和土豆片，是一整年的盼头。等这些收成晒透了，玉米会脱粒装进粮囤，辣椒会挂在厨房的房梁上，土豆片则收进布袋子，冬天炖菜时抓一把，煮出来的菜满是太阳的味道。

后来我去城里生活了，很久没看到那样的屋顶——黑瓦上挂着玉米，红辣椒映着夕阳，竹席上摊着浅黄的土豆片，连风里都飘着收成的香。

去年秋天回到老家，我爬上屋顶，蹲在竹席边，看玉米在风里晃，红辣椒在阳光下发亮。秋还和从前一样，落在屋顶上，落在父亲的白发里，落在母亲的皱纹里，也落在我心里。

炊乡烟土

1955年9月17日，父亲、母亲、我、妹妹一起登上了回国的“克利夫兰总统号”邮轮。那时我才7岁，还不可能理解“回国”的意义。只知道父亲走到哪里，我就跟到哪里，父亲带我去的地方一定很好、很美。

我们在船上的舱室是三等舱，很小。送别的人赠的花篮在舱室里都摆不下，只好摆到船舱的过道上。可是没有多久，我们就走进了一个很大、很漂亮的船舱。这是头等舱，我以为是父亲买了头等舱的票，后来才知道，原来，轮船公司秉承当局的意思，以“头等舱的票已经售完”为理由，想阻止父亲回国。但父亲在困难和障碍面前，从来不会回头，他毅然决然地带着我们踏上万里归途。同船一位有侠义之心的美国女权运动领袖，得知我们全家挤在狭小的三等舱中，出面和船长交涉。她愤然说：“你们就这样一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住在三等舱吗？”这样我们才住进了头等舱。

归国的航程遥远而漫长，但我们并不寂寞。我和妹妹在船上玩，看海景，父亲常常和各种各样的人交谈，其中有男有女，有披着金发的外国人，也有满头青丝的华人。直到25年后我才知道，他们中有数学家许国志和他的夫人蒋丽金。许国志后来为我国开展系统科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。蒋丽金在感光化学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。他们成了一对夫妻院士。而父亲在船上和他们的邂逅和交谈，对他们回国后的研究方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我们的船经停菲律宾的马尼拉时，我看到有侨胞特意到码头来看望父亲，可我不知道他们都谈了些什么。2005年，父亲收到了一封信，寄信是一位名叫林孙美玉的老侨胞，她在信中满怀深情地回忆了那次在马尼拉和父亲的谈话。

林孙美玉问父亲：“您为什么想回到中国？”父亲回答：“我想为仍然困苦贫穷的中国人民服务，我想帮助在战争中被破坏的祖国重建，我相信我能帮助我的祖国。”当父亲得知林孙美玉是一位高中教师时，诚挚地说：“非常好，中小学的老师非常重要，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。青年是社会的未来，他们必须受到

我的父亲钱学森

□钱永刚

好的教育，以培养他们的潜能和创造力。”父亲还说，“基础非常重要，培养年轻人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基础。不要瞧不起你的工作，你是在塑造年轻人的灵魂。”林孙美玉在信中说：“您真是给我上了美妙的一课！听了您的话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。这样谦逊，这样理解人的话语，在当今物质世界里真是再也难以听到的。”“现在回忆这件事发生在55年前的事，我仍然感到意义深远。”

我们来到北京后，先在北京饭店暂住了一段时间，不久就落户到了中关村。那时，我对中国的一切都很新奇。我们住在中国科学院最好的住宅里，足足有5间房子，还有卫生间和厨房，可是做饭既不是煤气，也不是电炉，而是烧煤，但父亲和母亲都很愉快，因为这里毕竟是自己的国土，自己的家。

记得回国之初，吃早饭时，桌上摆着冒着热气的牛奶，大人叫我们喝，我们不敢，因为在美国喝的牛奶是凉的，不加热的，桌上的牛奶在我眼中不是真的牛奶。我跟妹妹交流着，被懂英文的朱兆祥叔叔听到，引起大人们一阵大笑。

刚从美国归来的我，基本上只会讲英语，和同学老师交流很困难，更不要说听课、学习了，因而很需要父亲帮我走过这段艰难之路。可这时的父亲却非常忙，他正为组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奔波。在他的领导下，力学研究所发展之快，超出很多人的预料。他还参加了《1956—1967年科技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》的制订。他给科学家们讲电子计算机，讲受控核反应，这些在当时的中国还很少有人了解。

那时，他为了工作，不仅经常废寝忘食，还要出差。他到哪里去，去多长时间，不仅不告诉我，连妈妈也不知道。有时几个月都找不到人。他回家时，又常常穿着厚厚的大皮袄、大皮靴，活像我在画册中看

到的因纽特人。那时，我只知道，他是一个研究飞行器的科学家，具体在做什么，别说是我，就连妈妈也不清楚。那时保密制度非常严格，就连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有时也把我父亲和钱三强的工作弄混，父亲作解释，她哈哈大笑说：“都怪恩来，从来不告诉你们你们具体是干什么的，我才会弄混……”

直到20多年之后我才知道。父亲那时是为了研制导弹和卫星，奔走于北国大漠，西域荒原。那时候国家的财力、物力非常匮乏，许多试验必须做到一次成功，因而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得很周到、很细致。为什么后人这么敬重“两弹一星”的功臣？就是因为当时的环境和条件远远不能和现在比，完全是凭着他们的智慧、勇气和奉献“拼”出来的。

父亲的工作这样繁重，自然也就无暇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，但他对我潜移默化影响是多方面的。众所周知，父亲是一个多才多艺、眼界非常宽、看得非常远的人。他曾经多次提出，科技创新人才要具备两个能力：一是形象思维能力，二是逻辑思维能力，这两种能力都需要后天的培养、教育。他自己就是这么走过来的。父亲上中学时，爷爷让他学理科，但在寒暑假让他学画画、学乐器、学书法。因此，父亲青少年时期在形象思维方面所受到的训练要远远多于其他人。当父亲把自己的这段家教故事告诉冯卡门教授时，他赞叹地说：“你的爸爸了不起！”

除了形象思维能力，当然还有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，而能让这两种思维方式都得到训练的，是书。读书是我们家的家风，我从这个家庭里受到的最大影响是对书的热爱。父亲是一个非常爱读书的人，他读书的范围非常广，早在高中一年级，他就读了介绍相对论的书。在交通大学读书时，他读过俄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普

列汉诺夫的《艺术论》。父亲和母亲很重视培养我的读书爱好。回国的時候，尽管行李很多，父母还是给我和妹妹带了不少精美的图书，尤其是科普读物。在父亲的影响下，在这种家风的熏陶下，我也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。只要有喜欢的书，都买回来读，毫无功利目的。这对我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由于父亲无形的影响、自身的努力，再加上同学和老师的帮助，我很快就适应了国内的学习和生活。父亲晚年时，有一次和我聊天，他很感慨地说：“你小的时候我工作特别忙，就顾不上你了。如果我们一个星期就做一道题，不论数学、物理、化学的，相信你高中毕业时，全国的大学任你挑。”

可惜，时光不会倒流，就算是能够倒流，他仍然会那样忙，也不会有时间和我一起做題。他的这番话，只能说明他从内心深处是关心我的，只是因为忙，实在无法顾及我。

我从没有利用父亲的“荫庇”为自己谋过什么好处，他也不允许我这样做。不过，有一次，我非常意外地受到了他老人家的“荫庇”。1986年，我“自费公派”，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。这一年，我38岁，而父亲在这个年纪已经是这所学校的教授兼喷气推进中心主任了。这所学校会不会收我这样的“大龄青年”呢？他们又会用什么样的题目来考我呢？当时我心里真的没有把握。可是没有料到，他们根本就没有让我考试，就批准我入学了。据说很多年前，父亲从美国的监狱中出来，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安慰我父亲说，“不要消沉，工作吧。不为政府，为孩子。孩子将来上加州理工学院免试。”1955年我们回国时，校长又对父亲说：“我说过的那句话还是算数的。”这很可能就是我免试的原因。

随着时间的流瀉，能研制出卫星、火箭的父亲也不可避免地年迈了，2009年10月31日，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。但我总感到，他过去是一棵大树、一座山，现在又如一颗恒星，有一种永存的无形的“引力”。这就是他的学识、他的风范、他的思想、他的精神。我会继续在他的“引力场”中前行。



青山连绵

汤青摄

□素心

盛夏的阳光如火焰般自天穹倾泻而下，翁牛特旗白音套海苏木呼日黑热嘎查沉浸一片翻滚的热浪中。蒙古语“呼日黑热”，意为“瀑布”，因其境内瀑布水流轰鸣如雷而得名，故人们也称它“响水村”。

暑热在灌木的呼吸间悄然漫开，白杨正擎着盛夏的葱茏在风里保持着自己的韵律。沿着小径下行，苔痕斑驳的石阶在脚下曲折延展。草香混合着泥土的味道钻入鼻腔，沾着晨露的草叶拂过脚踝，野蒿与地榆在风里牵着手跳舞。各色野花攒成星子般的剪影，丹红的石竹如烈焰，粉白的月见草铺开揉碎的云霞，最妙的是那片鹅黄的蒲公英，风掠过时，整片花丛都摇摆起来，为旷野带来了千般姿态，万种风情。

道旁的野酸枣树生得泼辣，深褐色的枝丫上挂满青绿果子，像极了稚气未退的孩童。行人经过时，总被它们的枝条勾住衣角，它那带刺儿的小手，还不时与你亲密接触一下。

昆虫也不甘寂寞，发出悦耳的鸣叫，蚰蚴儿、蛴螬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虫一起和声，仿佛在演奏一场独特的山谷音乐会。鸟儿在枝头叽叽喳喳地伴唱，这灵动的歌声又为这喧嚣的夏日增添了一份热闹。

上午七八点钟的太阳越过山冈，正将光线斜斜地铺进谷底。抬眼望向崖壁，那方摩崖石刻嵌在青色的岩层之间，字迹虽已模糊，但它却依然以深沉的姿态俯瞰着山谷。只见，才经过雨水冲刷过的石壁正泛着温润的光泽，那些沉睡的刻痕正从潮湿的空气中苏醒。刀凿的纹路已被风雨磨成模糊的线条，却在阳光的勾勒下显露出非同寻常的张力。

虽然我无法触碰到那些深浅不一的纹路，却能感觉到几百年前凿刀与岩石相击的震颤之音。我脑海的画面中，刻字工匠是在藤索之上，他们顶着烈日，挥动凿子和凿子，浑珠落在石面上溅开细小的云翳；或许也曾有凿刀崩裂的火星在暮色里飞溅成转瞬即逝的流星；又或许，当最后

一笔落成时，山风卷着松涛为这杰出的摩崖诗文喝彩。

翁牛特旗这片时空交织的文明厚土上，自新石器时代便烙下了人类文明的印记，多元文化在此交融和碰撞。

在翁牛特旗众多的文物遗迹中，响水摩崖石刻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。

响水位于老哈河畔，历史上曾为敖汉旗辖区，现属翁牛特旗。滋润着广袤草原的老哈河，从翁牛特旗流经敖汉旗境内的石山之中，本应继续向东北低处流去，但它却独辟蹊径拐了个大弯，在敖汉旗润苏莫苏木与翁牛特旗高日罕苏木接壤的区域，将石山劈开，形成一道深谷。河水飞流直下，瀑河相击，响声如雷，因而得名响水瀑布。瀑布犹如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，以巨大的流速依次跌落在三块大石上，三次与大地的搏击，三声巨响，加之两岸陡峭石壁的回音共鸣，浑厚壮阔的响水之声震荡百里。不见其面，闻声就可知其壮观。《新惠县志》曰：此水其势汹涌，声如万马奔腾，水沫飞溅，堪称奇观。每至三冬尤为特赏，飞沫成冰，如前似尖刀如马似树，偏于两岸霜花流水夹杂其间，真奇观也。

清乾隆八年（1743年）的秋日，回盛京（今沈阳）祭祖的弘历銮驾在大漠中逦迤而行。老哈河畔传来如雷轰鸣，乾隆帝毅然转辇，循声至峡谷。眼前飞瀑如练、珠玉飞溅的奇观，令他诗兴大发，挥毫写下《观敖汉瀑布水》，三年后他再次巡视塞外时，又以《寄题敖汉瀑布水》赐名“玉瀑”，并命工匠将诗篇以满、蒙、汉三种文字镌刻于崖壁。

峭壁环拱如天然画壁，飞瀑奔雷似天地弦歌。当“响水玉瀑”的银练垂天之际，摩崖石刻恰是这方山水最精妙的题跋。乾隆御笔的墨痕与瀑雾共舞，斧凿的纹路随岚岚起伏，以刀笔叩问山河，山以轰鸣回应情志，天地大美与人文印记在峡谷

间完成最浑然的共振。此处被流水与刻痕双重雕塑的山谷里，自然的鬼斧与匠人的神功早已互为筋骨，在水雾弥漫的崖壁上，氤氲成一幅物我两忘的诗性空间。

而三种文字的刻写，如同奏响一曲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和弦。汉文的端庄、满文的雄健、蒙古文的流畅，在崖壁上形成独特的视觉盛宴。乾隆的诗篇中，既有“浩浩万里沙漠塞，乃有瀑水崇冈悬”的雄浑气象，又有“山叶红绿如锦绣，无名野卉相新鲜”的细腻描摹，将宸翰流风的审美与游牧文化的质朴融为一体。书法风格融合帖学的飘逸与馆阁体的严谨，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，展现出清代书法艺术的多元风貌。

在翁牛特旗的文明脉络里，响水摩崖石刻是深植地层的文化根系。每到端午节，响水峡谷人头攒动，人们在摩崖石刻前驻足，听老人讲述乾隆题诗的故事，看孩子们临摹石壁上的文字。那些久远的文字便在稚嫩的笔锋里重新舒展筋骨，于艾草的清香中长出新的年轮。于是，这方被岁月厚爱的河谷，俯仰之间都是传承的魅力。

摩崖石刻所处的峡谷地形与历史上的“响水玉瀑”景观形成“天人合一”的意境。可当玉瀑电站的闸门落下时，机械的轰鸣盖过流水的清响，混凝土坝锁住了大山的脉搏，响水潭的咽喉被悄然扼紧。如今的峡谷只余下这片沉默的悬崖，那些篆刻的纹路像一道道时光印记，诉说着昔日白浪裂空的盛景。

我们站在时光彼岸凭吊，看钢筋铁架取代了飞瀑流泉，看数字仪表置换了云影天光。或许自然从来无须人类的悲悯，只是当我们在混凝土与钢筋的丛林里举杯时，却再难听见自然奔涌的心跳。此刻，如果你再凝视崖壁上深浅交错的斧凿之痕，会幡然醒悟，它们已不再是冰冷的石刻文字，而是文明疾行时，与山川草木告

絮语（组诗）  
小余太秦汉长城

□彭凡

1  
我相信这些交错堆叠的石头如同相信大地裸露的筋骨  
两千余年，它们固执地保持一块石头的沉默与温度

阴山不老，时光静默  
托举着石砌的巨龙  
雄踞于一道道起伏的山脊  
铭刻思想深处的沟壑

2  
曾经的交锋与对峙，于烽燧台上忽隐忽现  
先祖们粗糙、皲裂的双手，踉跄的脚步  
历经滚滚苍烟  
在华夏版图上，深深烙下不朽的传奇

石缝间，一株波叶大黄恣意伸展  
褐红的脉络紧锁叶缘  
不知它的根须，是否也扎在千年之前  
长城那头，山的那边  
望不尽的沃野平畴  
无言守护这片深情的遗址

3  
历史的巨龙，盘旋而上  
不知不觉，我已化作石头中的一块  
随着长城不停地行走  
即使被穿尘越世的风霜，磨平棱角  
青石深染的包浆  
流淌无法言说的沧桑，静穆  
沉淀昔日的蓬勃与灵动

4  
斑驳的箭镞深埋草丛  
几处风化的石堆，林立  
久久凝视，想象走过的人和他们的故事

不过与我须臾的缘分  
风继续吹来，醉了无边的茅草  
云絮低垂，仿佛伸手可及  
山脚下，增隆昌水库微波粼粼  
摇曳青石、绿草与天空的影子

5  
总有一些陌生或熟视的山水风物，击中你  
在某个瞬间，泪流满面  
无须言语，无须倾听

当我转身离去，蓦地  
一群白羊，散落在铺满针茅的山巅  
最高的山石上  
端坐的牧羊人  
面向羊群，俯瞰蜿蜒的河流与苍茫的人间

6  
这是我初遇光禄塞遗址  
开阔的平地，青灰色山峦低伏。古长城傲然  
怀抱一处土夯的城障残垣  
那片荡漾的湖水  
可是昭君出塞时，遗落在此打碎的妆镜

7  
世纪流转，风雨无度  
天空的旅程倏忽而过  
有些无法等待的尘事，终究要消逝而去  
留下一个被光阴浸透的背影

风沙一次次消弭于泥土  
每个人，如同这一块块石头  
终将走向自己的归宿

星诗空